

去年腊月二十左右,在上海打工的表弟打电话给我说,他家的新房子建好了,正月初三进宅,请我们全家去吃酒。临了还补充一句,“大哥,你们初二就来,房子宽敞,好住。”

这位表弟与我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很小的时候,舅妈就离家出走,另嫁他人,上小学就跟我后面,直到初中毕业,感情还是挺深的,有这样的喜事,我当然要去。

大年三十到家,刚落座,妈就问我,长专(表弟的名字)打电话给你了吗?

我说,打了。

我接着问妈:妈,您去吗?

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而是对我讲了一段故事。

某一年春上的一天,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妈妈只身一人撑了一条小船到外婆家,我家离外婆家,走水路,至少也有四十里,其间还有十里八里是荒无人烟的草荡。撑到外婆家,不知是晚上什么时间,总之外公外婆已经睡觉了。外公惊问,大姑娘,你这么晚来做什么? 外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也着急得不行,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妈说,没得什么大事,家里春头上,粮不够吃了。外公这才缓了一口气,又责怪道,这点事,用不着来,带个信,我让人送过去,一个人撑船多险啊。外婆眼含热泪地直怨妈心太雄,不该一个人行夜路。

妈讲完,长长地“哎”了一声。

这样的故事,妈妈讲得多了。我懂得妈讲这段故事的用意,随即便说,妈,您和爸一同去吧。

本来,我确实不准备让爸妈去,理由有两条,一是爸妈都是九十岁的老人,经不住折腾,二是爸妈去年春节后,不知道为什么事,到舅舅家住了两宿,结果爸妈感冒了,清水鼻涕淌了十多天,还要服侍妈妈,妈妈由感冒并发肺炎,最严重的时候,从腹腔里抽出一公斤积水,整整医治了半年才康复。我来去奔波不说,花钱多少也不说,仅病痛的折磨就够爸妈受的。那段时间我真为妈妈担心,一看到村医生的电话,我的心就提得高高的。

初三一大早,爸妈就起床收拾了。妈的娘家有一位胞弟,还有几个侄男侄女,哪家带什么礼,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们吃了早饭,就驱车向舅舅家走。妈那天穿了一件红底暗花棉袄,映衬着满头银发,越发温馨慈祥。我女儿拿奶奶开起玩笑来,奶奶今天回娘家,特地穿了新衣服,真漂亮! 妈妈笑咪咪地瞅了我女儿一眼。

那天下着小雨,车开得慢。妈显然有点着急了,几次问到哪块啦。其实,也就是四五十分钟就到舅舅家了。

舅舅全家已经迎候在门前。

妈妈在舅舅的搀扶下,顾不得喝口茶,就楼上楼下地左看右瞧,脸上一直荡漾着笑容。

舅舅的房子建得真好,不仅大,占地五百多平方

回忆五十年前的“老年庚”,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结婚了……

那时正值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化,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十分困难,计划经济的市场供应全靠计划,粮、棉、油、糖、烟、酒、鸡、鸭、鹅、肉、布、豆腐、火柴、自行车等等一律凭票购买。一个城镇的粮食供应:成年人每月供应24斤粮食计划(还要扣掉一斤“自愿”上交的光荣粮),一个小孩7斤,大小孩只有13斤。粮食是绝对不够吃的,为糊口只好用青菜、地瓜、胡萝卜和挖野菜充饥渡难关。

就我家而言,做饭也只能按计划称米下锅,再加些蔬菜 and 山芋、野菜煮一锅,菜多米少的烂糊糊的“饭”,一家有几个人,锅台上就放几个人的碗,饭一好,奶奶就连饭带锅巴也用锅铲子铲下来,平均分配到各人的碗中分着吃。先小孩后大人,一家人将就着吃,锅底见天,恨不能把锅吃掉,填饱肚子。奶奶舍不得爸妈的身体,因为他们是一家主要劳力,靠他们的劳动来养活全家,想多分给他们,可爸妈说:我们克服些,这些小孩正长身体,不能受

文游台

刊头题字: 殷旭明 责任编辑: 居永贵

陪妈回娘家

□ 蒙 龙

表弟说,这是从上海郊区一户人家要来的图纸,自己改改画画,没有请人设计。

去年几次回家,妈都告诉我,舅舅砌新房子了,原打算去看看,后来怎么就一次挨一次地拖掉了,面对舅舅还真有点尴尬。

站在舅舅家的新居前,我感叹变化太大了。

记得五年前,也是正月初三,我陪爸妈为舅舅贺七十大寿。那时,舅舅家的住房实在太差了,不仅小,是老式三间五梁架,堂屋里放四张八仙桌,就无法走人,而且破旧,墙壁没有粉刷,灰巴拉稀的,也没有像样的家俱。与邻居的住房条件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我在心里埋怨表弟没出息,不懂事。妈妈的表情也不好看,但谁也说不出口。

这才短短五年,就判若云泥,能不使妈激动高兴吗。

舅舅告诉我们,这五年,小俩口吃苦了,表弟打了两份工,日夜干,表弟媳自己开了个小店,不打麻将也不休息。舅舅骄傲地说,已经用了四十万,一分钱没有借,还有些地方没有装饰,还有点用具没有添,等他们年底赚了钱再说。

我们听了为舅舅高兴,也为表弟高兴。表弟在上海打工十多年多,一开始赚的钱少,日进日消,没有余钱,后来赚钱多了,玩心重,手脚大,一年下来也余不了多少钱。不知是什么力量使表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贪玩了,又会过日子了。

我们吃了午饭就回家了,妈妈依依不舍地告别舅舅和送行的娘家人。妈妈说,岁数大了,来一回少一回了。舅舅说,姐姐,新年打头的,不要瞎说,你和姐夫会长命百岁的。妈妈笑笑。

当然,亲戚里也有人认为,花这么多钱砌这么个房子在乡下,不值得。我不以为然,只要舅舅表弟乐意这么做,就是最大的值得。你看我舅舅的精神多好,七十五岁,忙碌了整整一年,但红光满面,腰杆挺直,这还不值得吗?

回家的路上,妈妈不停地说我舅舅不简单,不容易,一个人在家里,忙内忙外,跑上跑下,竟然把这么个房子砌起来了。夸表弟有出息了,一大堆钱,没有借一分,都是自己苦出来的。

自我记事起,陪妈回娘家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了。我感到,妈每次都为娘家的点点新的变化而兴奋,每次都能从娘家的喜事中得到快乐。

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外公外婆过去对我们家的支持太多了,因此,妈始终对娘家抱有感恩,都想方设法地予以回报。用妈的话说,没有钱要有心,钱不到人要到。

你说,如果今年不让妈去舅舅家能行吗? 说不定,妈会急出病来。

金婚五十年

□ 孙士琪

很隆重吉祥的风俗日子——送灶王爷上天。这天家家户户请灶王爷喝酒吃饭,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所以再穷苦的人家都会多少准备些供品。因为这天各家都送灶,自然不用请亲朋好友,说到底就是没钱办喜酒。但结婚请媒人吃酒是绝对应该的,我们一大家人加上二位媒人,挤上一桌吃顿饭就算结过婚了。婚床是父母用过的旧床(子孙床),穿在外面的加棉袄褂子和内衣是新的,两条被子和两条枕头巾是新的(娘家的陪嫁)。红双喜窗花就是结婚的标志。风雨五十年来,我们勤恳工作,勤俭持家。如今已子孙满堂,生活安定,携手共进。没有像样的结婚排场,没有像样的订情物,金婚五十年了,依然白头到老……

现在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将来会更好!

我心·飞翔

□ 杨国华

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心迷的姑娘。
她像迎春花,

米,建筑面积三层四百多平方米,一楼大厅摆十张圆桌都宽宽大大的,而且很典雅,外观有点类似于哥特式,尖顶红瓦,银灰色墙面。

表弟说,这是从上海郊区一户

人家要来的图纸,自己改改画画,没有请人设计。

站在舅舅家的新居前,我感叹变化太大了。

记得五年前,也是正月初三,我陪爸妈为舅舅贺七十大寿。那时,舅舅家的住房实在太差了,不仅小,是老式三间五梁架,堂屋里放四张八仙桌,就无法走人,而且破旧,墙壁没有粉刷,灰巴拉稀的,也没有像样的家俱。与邻居的住房条件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我在心里埋怨表弟没出息,不懂事。妈妈的表情也不好看,但谁也说不出口。

这才短短五年,就判若云泥,能不使妈激动高兴吗。

舅舅告诉我们,这五年,小俩口吃苦了,表弟打了两份工,日夜干,表弟媳自己开了个小店,不打麻将也不休息。舅舅骄傲地说,已经用了四十万,一分钱没有借,还有些地方没有装饰,还有点用具没有添,等他们年底赚了钱再说。

我们听了为舅舅高兴,也为表弟高兴。表弟在上海打工十多年多,一开始赚的钱少,日进日消,没有余钱,后来赚钱多了,玩心重,手脚大,一年下来也余不了多少钱。不知是什么力量使表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贪玩了,又会过日子了。

我们吃了午饭就回家了,妈妈依依不舍地告别舅舅和送行的娘家人。妈妈说,岁数大了,来一回少一回了。舅舅说,姐姐,新年打头的,不要瞎说,你和姐夫会长命百岁的。妈妈笑笑。

当然,亲戚里也有人认为,花这么多钱砌这么个房子在乡下,不值得。我不以为然,只要舅舅表弟乐意这么做,就是最大的值得。你看我舅舅的精神多好,七十五岁,忙碌了整整一年,但红光满面,腰杆挺直,这还不值得吗?

回家的路上,妈妈不停地说我舅舅不简单,不容易,一个人在家里,忙内忙外,跑上跑下,竟然把这么个房子砌起来了。夸表弟有出息了,一大堆钱,没有借一分,都是自己苦出来的。

自我记事起,陪妈回娘家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了。我感到,妈每次都为娘家的点点新的变化而兴奋,每次都能从娘家的喜事中得到快乐。

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外公外婆过去对我们家的支持太多了,因此,妈始终对娘家抱有感恩,都想方设法地予以回报。用妈的话说,没有钱要有心,钱不到人要到。

你说,如果今年不让妈去舅舅家能行吗? 说不定,妈会急出病来。

伤。我就是在这年结的婚。日子就是腊月廿四——老年庚(高邮的旧风俗称呼),也是结婚的好日子。

老年庚,一个极好的、也

很隆重吉祥的风俗日子——送灶王爷上天。这天家家户户请灶王爷喝酒吃饭,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所以再穷苦的人家都会多少准备些供品。因为这天各家都送灶,自然不用请亲朋好友,说到底就是没钱办喜酒。但结婚请媒人吃酒是绝对应该的,我们一大家人加上二位媒人,挤上一桌吃顿饭就算结过婚了。婚床是父母用过的旧床(子孙床),穿在外面的加棉袄褂子和内衣是新的,两条被子和两条枕头巾是新的(娘家的陪嫁)。红双喜窗花就是结婚的标志。风雨五十年来,我们勤恳工作,勤俭持家。如今已子孙满堂,生活安定,携手共进。没有像样的结婚排场,没有像样的订情物,金婚五十年了,依然白头到老……

现在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将来会更好!

她像秋海棠。

啊,迎春花,迎春花,
笑洒枝头春意闹,
乐与千卉共芬芳。
啊,秋海棠,秋海棠,
清韵绵绵壮秋怀,
不具幽情怎闻香?

我心飞翔,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母亲的天空

□ 陈祥

多情的诗篇

我曾经那么轻易地写给天空

给大海 给春天 给鲜花

甚至一株小草

清词丽句 也曾孤芳自赏

可是今天,所有的文字都失去重量

——因为您,亲爱的母亲

我想为您写首歌

用熟悉的方式铺开稿纸

浓墨重彩 华丽词藻 是那么稚嫩肤浅

苍白的语言怎敢轻易抒写

生花的妙笔已失眠整整一个冬季

亲爱的母亲,可是今天您八十华诞

亲朋满座 春意盎然

即使我用沙哑的声音

也要为您歌唱 为您祝福

在那清贫的年代

您柔弱的双肩担负太多的期盼

睡梦里依稀响起您清脆的算盘声

您是令人钦佩的孔子后裔

公社的财务,有声有色 井井有条

您带领一帮儿女打芦席 摇草绳

披星戴月 勤工俭学搞副业

还有那养蚕的日子,守候的疲惫和惊喜

如今童话般透明闪亮

艰苦奋发的生活成为一生的珍藏

读书无用的喧嚣声中

您质朴的教诲

“老嫂子一大清早打扮得刷刷刮刮的,头梳理得翘翘正正的,提着个菜篮子,还放着几包茶食,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呀?”这是张大妈问到李大嫂。李大嫂答道:“哎哟喂,实不想瞒,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的,还不是为了家里的老儿子结婚的事嘛,上次选了好日子,请几个媒人上未来儿媳家的家门一趟,因彩礼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搁下来一段日子了,这不今天是个双日子,想再请媒人替我们去说说。”

李大嫂一开口嘴就刹不住了,索性搬张凳子坐下来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心放在中间,凭良心说话,上回亲家公和他的女儿倒蛮好说话的,让我们把土坯茅草屋翻一翻,把旧家具刷刷刷新,稍添点日常生活用品(脸盆、脚盆、洗漱用具、梳子、梳头油、圆镜子、擦脸用的白雀油)就行了,至于几大件日后根据条件再说,可我那位亲家母是个活蜡烛,真是高邮人不要刁,一个馒头搭块糕,就是她有点打坝头,死活不依,说时代不同了,提出来要什么什么的三转一响(脚踏车、缝纫机、手表、半导体收音机),那些东西转能转出饭来,响能响出钱来? 再说了,那儿样东西除了收音机能买到,其它的要凭计划供应,莫说现时买不起,就是买得起,上哪儿去找熟人开后门,这不是让人为难嘛。你张大妈晓得的,我和我那口子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儿女嘛。我们两家做邻居没有二十年,要有十大几年了,咱们家什么大小事都瞒不过你,为了了却最后一桩小儿子结婚事操碎了心。去年寒里天,请茅匠师傅把三间旧土坯茅草房重新翻了翻,三间墙根基改为用碎砖头垒的,要有一尺高,房梁原来是搁梁搁柱,都改换成水泥钢筋浇筑起来的排山,室内墙壁全用石灰水刷的,白自净净的,新娘子房是请专人布置的,大床靠内墙周围用旧报纸和画报贴的,吊顶是用一块一块芦苇席子拼搭起来的,芦苇席子下面又是用花纸一层一层糊的,大床踏板、放衣服的木头箱子全用波其漆把里

远方有个令我心迷的姑娘。

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痴情的姑娘。

她像红宝石,

她像蓝月亮。

啊,红宝石,红宝石,

娇隐深山默无闻,

让家始终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绵绵书香 薪火相传

伴随我们一路春风

母亲的心是最敏感的温度计

成长的疼痛 十指连心 您温柔抚慰

风雨人生 不经意间您播下仁爱、欢乐的种子

即使天空阴霾 也有一缕阳光穿过

我们永远走不出您温暖的视线

您回回打电话“回家吃饭”

厨房灶头 忙里忙外 顾你顾他

天下再好的盛宴 比不上母亲的一顿午餐

您是亲友身旁的热心人

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您开启了一扇扇明亮的心窗

无论是雪中送炭 还是锦上添花

您使亲人更亲 您使朋友更真

您开朗开明 您坚强善良

您似皓皓明月 您似厚重大地

母亲是一种高度

母亲是一面镜子

母亲是一种正能量

欢乐年华 皆由您笑容绽放

满头白发 生长着母爱的荣耀

因为您,亲爱的母亲

今天我仍想给天空 给大海 给春天 给鲜花

甚至一株小草写一首歌

——因为母亲就是我们的天空

就是我们的大海

就是我们永远的春天

而我们是盛开在父母心田最灿烂的花朵

外刷了一遍,马桶是请木匠师傅新箍的。为了娶儿媳,我们老俩口省吃俭用,身边仅有的钱全花光了,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几年了没有添一件新衣裳。去年我老伴过整六十岁生日,都没有给他热闹一下,吃一次六大碗,他父母就他这么一根独苗,当日我就给他下了一碗长寿面,糊踏了一下,看他吃在嘴里,疼在我心里,人生能有几个六十岁过,提起这事我心里就如刀绞,这辈子算我欠他的。

想当初,我和我那口子结婚时,什么家当都没有,临时搭建了一间土坯茅草屋,地当床,锅当碗,入洞房当日我们连一套装新的衣服都没有,咳,不该在你面前提那伤心的事,那年代就是那样。

张大妈听她一番表述,立马当场拍着胸脯说道,这事包在我身上,过两日我带你们家请的几个媒人,去你们亲家门上再说说,顶多买台收音机,把大家伙面子关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随潮流发展是需要,等以后日子好过了,有条件你们再给儿媳补上。

过了几日,张大妈领着几个媒人又来到未过门的那位姑娘家,说明来意后,经过一番交谈,姑娘的父母一看,把董潭村里一位有名的“和事佬”都请来了,他们心想不看婆面,也要看佛面,水也有个面子,看来是别无选择,棉花店关门不弹(谈)了,只等花船迎娶。

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段酸心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因生活在那特殊的年代,为了儿女终身大事,谁家都愿办得体面完美些,而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那样,只能解温饱,想办三转一响,只能是心有余力不足。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人们的各种需求欲望也越来越高,由原来的三转一响,发展到外加二十四条腿(挂衣柜、五斗橱、写字台、书柜、灯柜、马桶柜),再发展到如今,结婚要有一套房,金银首饰少不了,迎娶新娘汽车接,高朋客人坐满堂。愿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一经雕琢世无双。

啊,蓝月亮,蓝月亮

月光如水波荡漾,

月容如梦牵心肠。

我心飞翔,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痴情的姑娘。